

九月初三,凉风渐起,寒露初生,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似乎早早地南下省亲,窗外的冷风呜呜作响,我打了一个寒颤,随手披上了一件鹅黄秋衫。

寒露前,我和晓棠去影院看了《长津湖》,电影落幕后便早早回家休息,我沉寂了三天,毕竟七十年的寒露过后,这股寒意凝固了太多的丰碑,我内心不愿在秋天徒增伤感,可今天北方的风,还是吹动了我不敢搁置的笔,告诉自己,对于这部电影,应该记录下来一下。

《长津湖》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这个符号是以精神为砖构建而成。一部好的电影,要么是在表现方式上能别出心裁,要么是在故事人物上能打动人心扉,要么是在剧情叙事上能深情款款。《长津湖》的独特却超越了这三个层面。它以这三者为支架,共同撑起了塔尖的话语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在电影之外依然萦绕的精神内核,它的精神内核远远大于其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因为这种精

神是中华民族长存了五千年的延续,融于电影之中,溢于电影之外,从前赴后继的场景,到冲锋陷阵的呐喊,到冰雪鏖战的不屈,太多的片段挥之不去,每一帧都积蓄了这种精神力量,有人问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思忖良久,却难以一语蔽之,曹植说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顾炎武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毛泽东说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我们的民族每到危难之际,总会有一群《长津湖》里“最可爱的人”站出来,他们中有的像新兵伍万里一样,脸上刚褪去稚气的孩子,有的像伍千里一般,刚回家与父母相聚片刻的儿子,更有的像“雷公”一样,为了民族大义和战争胜利舍生取义。在朝鲜半岛这

片土地上,西伯利亚寒流穿透了他们的身体,寒风中裹挟的冰雪凝固了他们的血液,敌人的进攻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但当我匍匐在地上的时候,却听到一种声音,穿透了七十年的时间缝隙,穿越了坚硬的土地,穿越了冰封雪聚的鸭绿江,白茫茫的林海雪原,从北到南,由东至西,一直在震动,这种声音是那群“最可爱的人”不曾停止的心

跳,他们的心永远连着奔腾的黄河,牵系着滚滚长江,哪怕是在西边的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也依然有力地跳动着,因为这颗心中,是“雷公”被敌军炮火击中,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哼起的《沂蒙山小调》“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今日盛世终如他们所愿,中华大地上,所有的风光都繁花似锦,长春不老。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到:“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每次读到这段,我总是忍不住动容,即使看过各种悲剧文学,哀痛故事。当我再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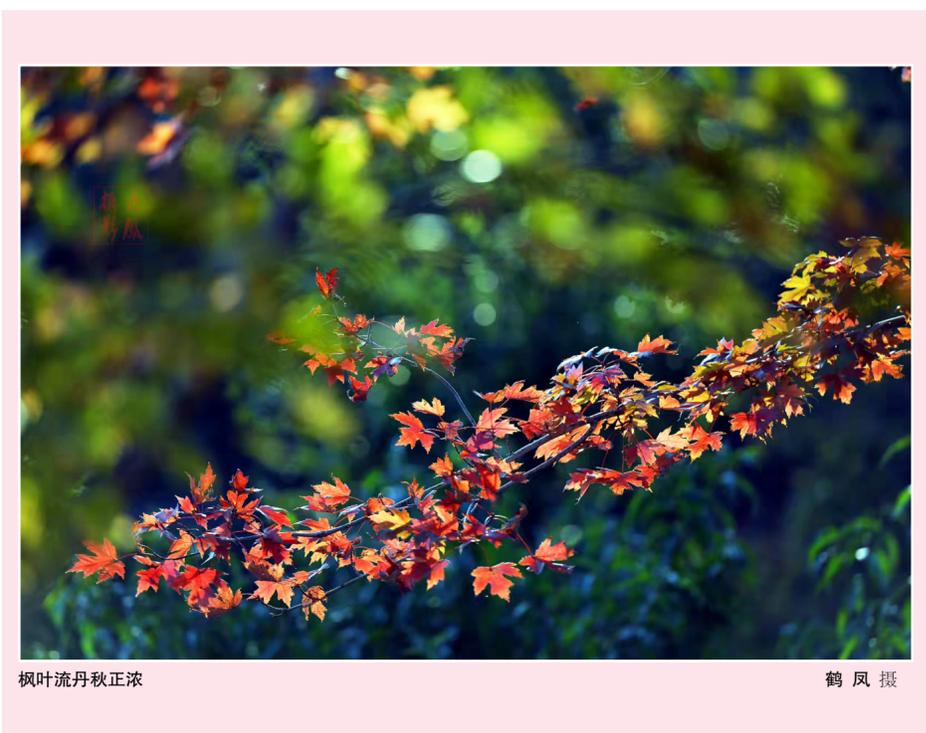
《长津湖》里志愿军们啃着冰冻的土豆时,年近而立的我也止不住颤抖,仿佛牙龈也觉得冷,寒意似乎凝固了不止我一个人的泪水。直到影片最后,一排排匍匐在零下40度环境里的冰雕战士,衣衫单薄,食不果腹,趴在雪地里纹丝不动,随时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的目光,直到被冰棱覆盖,依旧直直地望向远方,可惜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定格在了这个动作,就像长征时,那些强撑着一口气从山麓向山顶攀爬到山顶战士,他们站在山顶成了永远

只有在风霜中洗涤过的土地,来年的春天,上面生长的生命才能更加坚韧。我们生于华夏,恰逢盛世,何其幸运,抗美援朝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志愿军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让我们能安心读书、工作、生活,他们的忠骨润泽了我们目光所及的苍翠青山。但新的时代有新的挑战,华夏大地的蔚蓝色穹顶需要新的生命去用双手托起,山河虽已无恙,我辈更需自强。

## 青山处处埋忠骨

——观《长津湖》有感

□ 辛知雪



枫叶流丹秋正浓

鹤凤摄

### 心灵时光

“田彼南山,污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 一畦菜园

□ 张欣

盖上厚厚的棉被,只有寒冬,它才能沉沉地睡去,为了明年的春天再度出发。寒地黑土之上,忙碌了一年的农民终于也能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停下来喘口气。杀年猪、剪春花、织毛衣、做

棉裤,在东北的热炕头上,人们兴致盎然地聊着天、打扑克、嗑瓜子。他们笑着、闹着,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念兹在兹的小菜园,难忘的不仅是果蔬香,更是对故土的怀念。劳动的

艰辛让我一餐一食感恩稼穡艰难,一丝一缕感念纺织不易,但让我更加感叹地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之上的那群永远生机勃勃的人民。在艰辛的劳作中,他们将微苦、轻甜的日子酿成蜜、做成糖用以佐餐。他们深深的皱纹挂起真诚的微笑,用皴裂的手掌摩挲生活的坎坷。他们扎根一隅、安享一隅,在万丈红尘中认真且饶有兴致地去生活。他们,那风风火火的性格和蒸蒸日上

的好日子,就如他们炕下灶火一样炙热浓烈。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幸福其实与物质并没有多大关系,一畦菜园尚能找到无穷尽的快乐,何况我们还有广阔的天地,心中笃定、内心充盈、日子可亲,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一切后的愉悦。

从城市里跳脱出来,从心认识自己与大地和气候的有机联系。呼吸入肺的空气都传递着秋日的气息——日渐醇厚的稻香、迁徙鸟儿和湖面泛起的涟漪,而岸边的草木依然在努力地进行光合作用,以此孕育着交换的能量。熟读了自然之书的约翰·巴勒斯说,“一个人所置身的风景会随着时间成为自我的边疆,他把自己广泛地播种在风景之中,风景反射出他的情绪和感觉,如果人们读懂这大自然的预兆,今天是明天的起源。”其实,风景和自我之间是相互渗透的,生命的本质是永恒。

眼前的卷积云,像微风吹过水面引起的涟漪,穿透大气的光,让人浮想联翩。外在的风景投射进内心,恰会激发出一些出乎意料的知觉,自己不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敏感的参与者,在“闪烁不定”的随意中,都布满着生命的气息和痕迹。这就像是一首朴素坚实的诗歌,读起来丝毫不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反而有一种平淡的深意,耐人寻味。

不知从某一个秋天起,开始喜欢收集叶片与花瓣,轻轻夹在书页里,让芬芳浸透其中,用它们的语言诠释世界,思考着另一片叶子应该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掉落在什么地方,预示着轮回的美丽。

## “闲不下来”的奶奶

□ 邱明明

前几日爸妈打来电话,让同在羊城工作的我回家里吃晚饭,尝一尝久违的家乡味道。话语间,我才得知,原来是爸妈因事回老家返程时,后备箱又被奶奶硬生生的塞满了各种大包小包的蔬菜瓜果和土特产。我挂掉电话,不由地想起远在老家的奶奶。

奶奶今年八十三岁,虽然年纪已高,但身体还算硬朗。与村里其他老人不一样的,奶奶不愿意闲在家中,耄耋之年的她身形清瘦,精神矍铄,还在种着几分田地。在她的精心呵护下,一年四季,菜园里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被抱回了家。想起平时与奶奶通电话,聊最多的,除了她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就是听她念叨着今年又在田间种了多少地、翻了多少土、结了多少果的劳作琐碎。

奶奶经常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说:“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了,大家的生活好了,但是以前的苦日子也不能忘啊!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也算出点力”。种蔬菜、种瓜果,无论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只要是儿孙回了家,在他们临行前,她就一定会把她种的菜大包小包地装好,然后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尽管每次儿孙都推托,但奈何每次都拗不过她。

记忆中,从小到大,奶奶一直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随着她年事渐高,她的儿孙开始为她的身体状况担忧,大家劝她能静下心来好好休息、安享晚年。可是一年又一年,她依旧日日守在一亩三分地里,哪怕有时候顶着烈日,淋着淅沥的雨滴。

小时候,总喜欢跟在奶奶身后,她去田里干活,我就在一旁的阴凉处逗蚂蚁、玩泥巴。待夕阳慢慢躲进远处的山头中,夜色渐暗下来,她才收工到田边的水渠里把粘

在鞋底的泥土洗净,然后牵着我的手慢悠悠地回家。等我稍微大些的时候,当初在一旁玩泥巴的我也开始拿起了锄头,家中这一亩三分地的泥土里开始有了我的脚印。在田间劳作的间隙,奶奶经常和我述说那个发生在只能用野菜充饥和数百年不能添衣加棉的艰苦生活往事,时间就在一边干活一边听奶奶讲曾经的过往中悄悄溜走。

奶奶常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还要干”。一开始我并不理解,后来,随着我慢慢长大,从书本上、从影视中对奶奶口中的“番薯熬粥未几分米,衣服缝缝补补三年”的生活略知了一二,才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了奶奶的这种执拗。劳作一生的经历和从艰苦年代走出来的奶奶,让“勤劳节约”成为了她一生的价值追求。

“闲不下来”,是奶奶这一辈子养成的习惯,也是奶奶对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独特情感。

靠着常年的辛劳和耕耘,靠着这一片只要付出了辛劳和汗水就会有回报的土地,让奶奶成功养育了几代人。土地,是长达几十年陪伴的情感寄托,它不仅见证了家中几代人的更替,更见证了奶奶在这块土地上流过的每一滴汗水、踩过的每一个脚印、夯下的每一下锄头,记录着奶奶由那时少女,到如今暮年的匆匆时光。对于奶奶来说,日复一日的去土地里走一走、瞧一瞧,更像是去寻一寻这位能让自己情感得到抚慰的“老友”。

嘴里嚼着爸妈从家中带过来的土特产,小时候那熟悉的味道顿时由舌尖触至大脑,不断提醒着我,这是家的味道。“闲不下来”的奶奶依旧在她那几分田地里耕耘,发挥着自己的余热。或许,让她远在外地的儿孙能时不时尝到“家的味道”,也是她的一种幸福吧。



### 话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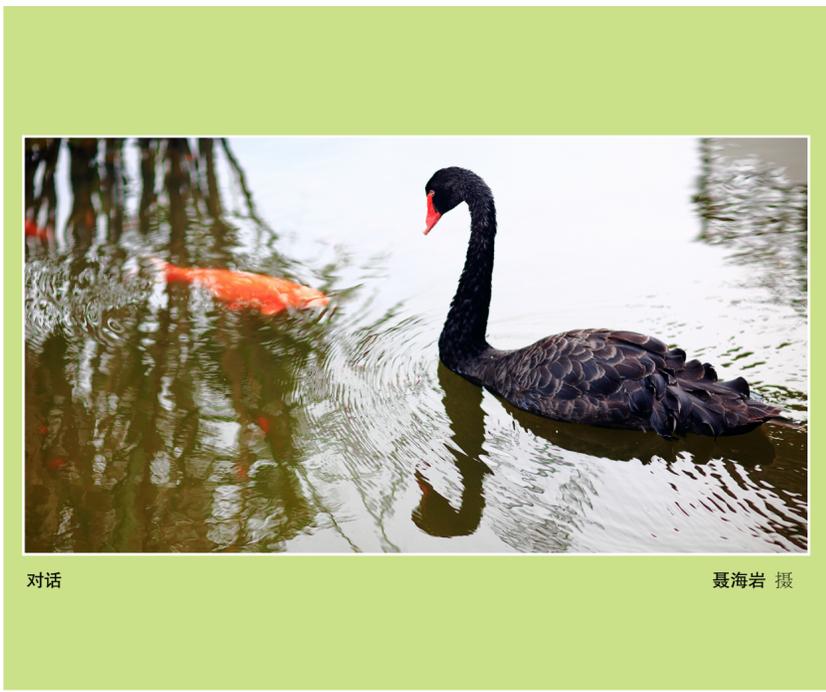
□ 李泽坤

秋天来了,我们会是怎样的心情,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闲情逸致;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豁达壮阔;是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淡淡忧思。总而言之,秋天,是一个有色彩的季节。

宽阔的河面映着夕阳金色的光,盛夏的深郁渐渐消退。无需在意秋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将在什么时候结束,季节的交替没有明显时间界限,每一段时间都延续着另一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束。二十四节气中,有夏至,有冬至,就是没有春至和秋至,春秋两季是变化无常的季节,如同黎明与黄昏,春秋是转变的阶段,就像白天夜晚,夜晚白天,慢慢地,逐渐地消失。理查德·杰弗里斯对于秋曾经有这样的描

写:夏日的残温剩暑,可以播散到日子渐短的秋季,只有在日历上,才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置身空水澄鲜一色秋,追寻玲珑配红。

秋光令人沉醉,这道光里已经承载了太多故事,平静而浓郁,无数段行走的时间,都被秋光照亮在记忆的长河中。或是钴蓝天空映衬下的临沂校园,火红的棠花灯照亮的青春;或是雨后泛着湿润气息的北京胡同,金黄色的银杏树叶带来的憧憬;或是此刻正在痴痴回味沙枣涩甜的自己,不自觉地某些个零散片段串联了起来。希梅内斯说得没错,果真“灵魂随着这样的季节自己可以反省。”就这样漫步在田间,感受着无限宽阔的胸怀,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是包容



对话

聂海岩摄